

江表

史话

A9

抄本《绿野仙踪》手绘精图

■文/廖风斋

清代康乾时人李百川所著的《绿野仙踪》是一部神怪小说,讲述的是明嘉靖年间落魄秀才冷于冰看破红尘,求仙访道降妖伏魔的故事。由于书中融入了武侠、世情等内容,揭露了明代官场的政治黑暗,特别是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种种不法行径,而使得内容更加深刻。

作为清代颇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绿野仙踪》的版本流变史颇为特别。早期的均为抄本,共计一百回;自道光年间始有刻本刊行,但仅八十回。不过,八十回刻本并非节本,而是据抄本压缩删改而成,并增补了一些情节。亦有专家认为,或许刻本是李百川最终的定稿,只是刊行于世,已是他去世若干年后的事情了。

据各家书目著录,抄本今存五种。笔者有幸,得见其中三种。这三种抄本字体均很秀美,而且卷首均附有人物绣像。其中北大图书馆藏抄本和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抄本附有人物绣像四十二幅,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藏



冷于冰(北大图书馆藏本)



赵文华(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藏本)



赵文华(北大图书馆藏本)



赵文华(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

抄本人物绣像多出八幅,计五十幅。这些抄本人物绣像虽然总体风格比较接近,但并非出于一手,各具特色。相形之下,北大图书馆藏本绣像最为飘逸,人物衣服褶皱多采用“铁线描”技法,神形毕肖,很是传神,而且较其他两本多出赞语。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绣像则最为华美精工,特别是人物服饰,很是繁复,颇见功力。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藏本虽然所附绣像最多,但相较其他两部抄本,线条稍显枯涩,略为逊

色。具体拿严嵩党羽“赵文华”绣像来做比较。北大图书馆藏抄本虽落笔无多,但人物却是一团奸邪之气,满纸灵动,意趣无穷;另两部抄本“赵文华”绣像均是传统的立像,就画面的感染力来看,明显不如前者。不过,相比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藏本,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绣像笔法更细腻,更圆润,又要胜出一筹。

林林总总的明清小说里,流传后世的抄本颇多,但抄本附有

绣像的少之又少。而像《绿野仙踪》这样,有多部抄本存世,而且抄本均附有绣像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些绣像无疑是抄工手绘的,只是不知道在绘图时,有没有底本可资参照。



昔为清郎,今作清卿

■文/谢卫东

北齐武平年间,后主高纬昏庸残暴,政治混乱,具体到各个地方也是贪贿横行,中央派出御史到各地巡查,所到之处,所见多有不法之事,一时举报弹劾的奏章不断,但唯有一个地方却是御史没有去的,那就是信州。

因为御史和中央都相信那地方的地方官——信州刺史袁聿修。

事实上,不光是政府系统相信袁聿修,当地百姓也对他颇有好感,在他届满离任时,老百姓挑着酒脯沿路相送,当时正值盛夏,聿修“恐其劳敝”,怕这些来送别的人中暑那就不好了,于是“往往为之驻马,随举一酌,示领其意,辞谢令去”,喝一口送别的酒,意思到了就行了,让这些百姓能安心。他回到首都后,信州当地百姓还是非常怀念,“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此举得到了皇帝的允许。

在北齐后期的黑暗年代,袁聿修可谓一个为官为人的道德模范。

袁聿修的父亲袁翻“名位俱重,当时贤达咸推与之”,聿修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父袁跃,袁跃也是“博学俊才,性不矫俗”,聿修还有个对他“深所知赏”的姨丈人尚书崔休,因此聿修“九岁,州辟主簿”,“年十八,领本州中正,兼尚书度支郎中”,高洋天保年初,袁聿修就当了太子庶子,并“以本官行博陵太守”。他走上官途应该是因为家世的原因,但难得的是他能做到“大有声绩,远近称之”,这就是他自己的为人之道了。

后主高纬天统年间,聿修出为信州刺史,信州就是他的家乡,当时能够回到自己家乡当主官,被视为朝廷对官员的极大信任,因此“莫不荣之”,聿修在自

己家乡当刺史,确实也对得起朝廷的信任,“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长史以下,爱逮鳏寡孤幼,皆得其欢心。”因此才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段老百姓单食壶浆,“涕泣留连”送别父母官的场景。

有人说官场是个大染缸,于是我们看一个个贪官的履历,总是开头又红又专,一路成长到最后却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究竟是谁的原因呢?社会当然有一部分教化的责任,但自己仅轻描淡写的用一句“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在魏齐之世,朝廷官员常常相互送礼,聿修做尚书郎十年,从来没收过人家一升酒的礼物。做过尚书郎的邢邵是聿修的前辈,也是他的老朋友,当年在朝中时邢邵常戏称聿修“清郎”,后来聿修以太常少卿身份出巡各地,考校各地方官得失,经过兖州时,恰好是邢邵在当刺史,于是邢邵就送了点白丝绸给朋友,也算是人之常情。但聿修给他写了封信说:这次我经过你的地盘,和平常不一样,虽然你的心意我明白,但瓜田李下,我不敢接受你的赠品。邢邵看到信后表示非常理解朋友的处境,他立即回信说:是我考虑不周,忽视了这事后果,你的意思我很了解,小兄弟你“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

北齐被北周灭亡,后来隋又代北周,袁聿修历任各朝,一直到隋文帝开皇二年,卒于熊州刺史任上。

山花子·寄程昆仑京口

■明末清初 王士禛

黄鹤山前黄鹤鸣,杜鹃楼外杜鹃声。

记得戴公招隐地,共经行。

北固云山春望远,南徐风雨暮潮生。

一片澄江如练影,接芜城。



王士禛(1634年—1711年),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为一代文坛领袖。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等。

山花子为词牌名。程昆仑,名康庄,字坦如,号昆仑,武乡人。明崇祯乙亥(1635年)拔贡(科举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入表授镇江通判,判案公正,为百姓所赞誉。程昆仑喜欢赋诗论文,曾与王士禛、宋荔裳诸人相唱和。

这首词主要就是追忆了诗人和程昆仑一起在镇江畅游南山、登临北固的情景。

“黄鹤山前黄鹤鸣,杜鹃楼外杜鹃声”,黄鹤山,在镇江南山风景区。相传宋武帝刘裕未发迹时,曾在城西南山中打柴,见黄鹤百群,时翔时集,非常惊奇,因此名其山为黄鹤山。杜鹃楼,据《鹤林志》记载,相传唐贞元年间,有番僧在天台,用钵盂盛杜鹃花根,带到鹤林寺中种植。后因道人仙术,曾于重九开花,因为奇观,名满天下。元延祐

间,京口戈道恭将自家的杜鹃花移入寺中,并在花前建杜鹃楼,供人登临观赏。这两句写的是诗人和程昆仑一起在风景如画的黄鹤山前聆听黄鹤悠扬的叫声,在杜鹃楼外的花丛中欣赏杜鹃的鸟语,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记得戴公招隐地,共经行”,戴公,指戴颙。东晋、刘宋间艺术家,曾隐居于招隐山中。宋武帝征召不赴。这句写的是两人同游招隐寺,共探戴公家。经行是佛门的修行方法。“共经行”三字突出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北固云山春望远,南徐风雨暮潮生”,南徐,京口南朝宋改称南徐,即今镇江。历齐、梁、陈,至隋开皇年间废。这两句描写了登北固山远眺的情景:远望上空飘浮的烟云,俯看江面上涌起的暮潮,自是让人心胸开阔。

“一片澄江如练影,接芜城”,澄江,清澈的江水。谢眺在《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写道:“澄江静如练。”和此处“澄江”是同样的意思。芜城,即扬州。故址在今江苏省江都县境。西汉吴王刘濞建都于此,筑广陵城。南朝宋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反,兵败死,城遂荒芜,鲍照作《芜城赋》以讽之,因得名。唐李商隐《隋宫》诗:“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宋苏轼《和陶饮酒》之十八:“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清方文《访孙豹人不遇因题其壁》诗:“招我来芜城,江关好流寓。”登上北固山,视野开阔,江水如同一道白色光影伸向远方,与隐约可见的广陵城连成一片,显示出镇江一段长江水面的壮阔。(朱秋霞)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胡月

